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

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序也右

碑所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水

吾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

三月書此山陰永和九年暮

興公廣漢王彬之并逸少凝澹

寺四十有一人猶祓禊之禮揮



書法叢刊

第二十八輯

文物編輯委員會編
文物出版社出版

書 法 叢 刊

第二十八輯

文物編輯委員會編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號

美通印刷廠印刷

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

新 華 書 店 經 售

850×1168 1/16 印張：6

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0589-3

J·216

定價：3.50元（膠版）

我國書法藝術源遠流長，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書法叢刊》是爲了滿足書法界和廣大書法愛好者研究和欣賞的需要而編印的。

《書法叢刊》發表古代書法作品。主要從國內各文博單位的藏品中精選，同時適當發表有關的專題研究和分析介紹文章。各件藏品皆附簡要的說明。對較難辨識的篆書、草書及行草書，盡可能附以釋文。《書法叢刊》所發表的作品，一般都經過鑒定。但是一些流傳有緒、藝術水平較高而真贋尚有爭議的作品，我們也尊重收藏單位（或個人）的意見予以刊載，以期推動討論。

《書法叢刊》自一九八八年起定期出版，每季度末出版一輯。每輯內容力求以一個收藏單位或時代、個人、流派爲中心。本輯所發表的是南京市博物館近年徵集的部分古代書法作品。

本刊已出版二十八輯，深受廣大讀者的關注，不斷得到熱情的鼓勵和誠懇的批評、建議，我們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希望讀者繼續支持我們的工作，以便在可能的條件下不斷改進。

目 录

俞和及其行書《蘭亭記》

明清時期南京書壇概觀

顧璘等《鞠謙》書畫卷評述

談徐渭《自書詩卷》

談金農書法藝術的風格及特點

詩人袁枚及其書藝

慶之

王連起

胡舜慶

嚴曉東

陳兆祥

黃建平

胡舜慶

圖版目錄

元 俞和行書《蘭亭記》卷

明 文徵明行書《西苑十首》冊

明 顧璘等《鞠謙》書畫卷

明 徐渭行書《自書詩卷》

清 顧夢游行書五律詩軸

清 查士標行書五律詩扇面

清 沈荃行書軸

60 59 58 52 27 11 7

77 61 51 25 9 1

書法叢刊

28

清 金農隸書冊

清 鄭燮行書《竹枝詞》卷

清 袁枚行草書《致研圃太守申訴函稿》卷

袁枚行楷書《寄懷二首》扇面

袁枚行楷書《致沈省堂觀察函》頁

清 楊沂孫篆書七言聯

清 張裕釗手札二頁

清 李文田楷書七言聯

清 端木埰行書七言聯

91 90 88 87 83 82 79 75 63

俞和及其行書《蘭亭記》

王連起

俞和（一三〇七——一三八二年），字子中，號紫芝生，桐江（今浙江桐廬）人。其父章游錢塘，遂寓居杭州。俞和於元順帝至正十二年（壬辰）之亂，避地鄰縣之黃岡，嘯傲于海風山月之間。俞和能詩，尤工書法，一生隱居不仕。早年曾經得到過趙孟頫的指點，臨晉唐帖甚多，所作行草及小楷書都很像趙孟頫。明徐一夔撰寫的《俞子中墓碣》中說他：「少時得見趙文敏公用筆之法，極力攻書，書日益有名，篆、楷、行、草各臻其妙，一紙出，戲用文敏公印識之，人莫辨其真贋。」①今傳世的趙孟頫墨跡中，確實有出于俞和之手者。「戲用文敏公印識之」，當時的具體情況恐難以究查，而今天不論從研究辨別趙孟頫書的真偽，還是從俞和是趙孟頫的重要傳人，並在書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這一點上看，考察和研究俞和的書法，都是必要的。

俞和書存世的約十幾件，計有小楷《節錄左傳·穀梁·檀弓·詩序》、《急就章釋文》、《臨樂毅論》、又《臨樂毅論》、楷書《臨張養浩書忠祐廟碑》、行書《臨定武蘭亭帖》、《金粟寺詩》、《自書詩》、行草、章草書《七詩帖》、草書《臨王帖軸》、章草書《臨張芝八月帖》、《臨趙孟頫書急就章》、篆、隸二體書《千字文》等。本輯刊出的行書《節錄何延之蘭亭記》是首次發表。從以上目錄可知，這是除趙孟頫外，又一個諸體兼擅的書法家。下面就俞和的各體書法略作評述。

俞和書以小楷及行草成就最高，特別是小楷，其功力之深，在歷代書家中也是少見的。以至正二十年所臨《樂毅論》（圖一）為例，其書結法

端莊，用筆精緊，筆畫舒展，首尾如一，有很深的功力和相當的藝術成就。楷書體貴莊嚴，但容易為求齊整而造成呆板，小楷更往往因筆不能盡勢而形成結構局促。俞和此書，雖曰臨《樂毅論》，但用筆結體，却更像趙孟頫晚年的小楷書《道德經》、《妙法蓮華經》等。趙書小楷得唐人的結構精嚴，更飾以晉人的點畫姿媚，顯得剛健婀娜。俞和多臨晉唐人書，也是走的這一條道路，其精工札實處，確實是其他學趙者難以達到的。但趙的虛和委婉處，俞和却似乎沒有學。以此辨俞作趙偽書，可謂洞若觀火。今傳世趙孟頫延祐七年書小楷《汲黯傳》（圖二），即是俞和之筆，因為它沒有趙書的虛和委婉而有俞和的方峻剛利。俞和至正二十年臨《樂毅論》時五十四歲，《汲黯傳》較《樂毅論》更趨精工老到。所作的時間，或更晚一些。

俞和行書以《臨定武蘭亭序》（圖三）最著名，曾著錄于《大觀錄》、《寓意錄》、《墨緣匯觀》、《快雲樓書畫記》等書，後有陳繼儒、王澐、易順甫、王文治、吳雲等人跋。其書點畫刻意精心，筆力札實剛健，牽連轉折無不合矩度，但終顯板實拘謹，大約是臨寫的緣故。而《金粟寺詩》、《自書詩》、《七詩帖》等行草書，則筆意飛舞，姿態灑脫，雖從筆法、結構都能看出是學趙孟頫的晚年書，但自然流暢，毫無亦步亦趨的生硬感。所以陳敬宗說他的行書是「兼得趙松雪之神魄，至不能辨其真贋，可愛也」。其實，俞和書與趙孟頫書相比，還是有較分明的筆性特點的。這就是趙書虛和姿媚，俞書剛健暢朗，趙書典麗雍容，俞書縱放灑脫，趙書筆畫輕清，俞書筆意跌宕。其風格特點，更接近于趙孟頫之子趙雍。本來，俞和

樂毅論

卷初

世人多以樂毅不時拔舊即墨為劣是以叙而論之

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今樂氏之趣或者其未盡乎而多劣之是使前賢失指於將來不無惜哉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機合乎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大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斯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也二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蹟當時心於無并而已哉夫無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也不屑苟得則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無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通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使即墨舊人願仇其上願釋于我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之施然則求

圖一 俞和小楷書《臨樂毅論》

漢汲黯傳

汲黯字長孺潁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適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散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荊陽

圖二 趙孟頫款小楷書《汲黯傳》

書學趙孟頫，是人所共知的，而且由于學得像，以至有人說他是趙孟頫的私生子②。但陳繼儒却在《臨定武蘭亭序》卷後，又發異論：「紫芝筆勢洞精，謹嚴遒勁，似與褚登善共參《定武》，不願與鵬波比肩

也。俞和願不願學趙，此帖後他本人有明白表態，其章草自識曰：「南宮、松雪兩夫子，異代合轍名不朽。竊得筆研示末學，時寫數行人見取。吁嗟師法不再遇，空向城墀事奔走。」不但將趙鵬波與米海岳并稱為「名不朽」者，而且嗟嘆趙死後「師法不再遇」了。傾慕懷念之情溢於言表，何來「不願比肩」之意呢！至於「似與褚登善共參定武」，則是連起碼的書法常識也不顧了。「定武」之名始見于宋，這一《蘭亭》刻石發現之地曰「義武軍」，為避宋太宗諱而改「定武軍」，定武石刻因此得名，生于初唐的褚遂良怎麼能「參」得上呢！可見這位「飛來飛去宰相家」的陳眉公，為了貶低趙孟頫，是不顧事實信口開河的。俞和學趙孟頫，除陳繼儒外人所共知，但趙孟頫自三十餘歲至逝世，作品幾乎每年都有存世者，其間變化很大，俞和作品則基本上是一個面貌，這就是學趙孟頫的晚年

書。《俞子中墓碣》記載俞和卒于明「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三年）三月七日，享年七十有六」。據此上推俞和生于元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年）。「少時得見趙文敏公用筆之法」，從趙孟頫行狀可知，趙孟頫自皇慶二年被朝廷召至大都，至延祐六年六月還鄉湖州，在京師凡七年，皇慶二年前，俞和尚幼，那麼，得見筆法只能是延祐六年之後了。其年俞和十三歲，正符「少年」之說。

考察趙、俞關係，必須注意到在趙的朋輩中，另有一個字子中的，此人曾得到趙孟頫大德三年書贈的楷書《洛神賦》。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趙孟頫集》（後簡稱《繫年》）誤將兩個「子中」混同了。該書九十一頁大德三年條云：「十二月二日孟頫楷書《洛神賦》贈俞和。」並在後面寫明出處：「《珊瑚網書錄》卷八《趙魏公楷書洛神賦》，款云：『大德三年十二月二日，書與子中。』」而此時距俞和出生尚早八年。該書接着以按語的形式根據《錢唐縣志》介紹了俞和（當然沒有生卒年）。《珊瑚網》此帖後錄有墻東老叟（陸文圭）跋，如略加留意，亦可知這個子中不是俞和。跋云：「……子中得之，以與通甫，二君皆早逝，學士晚年，筆力俞奇，二君不及見矣。辛酉夏至日，墻東老叟題。」這說明這個子中，是卒於子昂之前的。其實，這個子中，該書業已涉及，只是作者讓他失之交臂了。《繫年》六十四頁至元三十年癸巳（孟頫）四十歲條：

世傳孟頫于是年所書《太湖石讀》等四詩帖卷，當為偽作。吳榮光《辛丑消夏記》卷三《元趙文敏詩帖卷》，載《太湖石讀》、《蕭子中真讀》、《題董元溪岸圖》、《題洗馬圖》四詩，後款云：「湖州觀堂與受益外郎飲酒，一杯之餘，便覺醉意橫生，書此卷為他日一笑之資。孟頫。」後有文震孟識，稱此卷為孟頫「四十歲時所書」。按：孟頫是年在濟南任上，未回吳興，故疑此卷為偽品。又顧麟士《過雲樓書畫續記》卷一，稱此卷作於孟頫三十九歲時。此說存疑俟考。「受益」疑即「張謙」。

《元趙文敏詩帖卷》今藏故宮博物院，原帖並無子昂本人的年款，然而而是傳世趙書名迹則毫無可疑。《繫年》的作者沒有目睹原帖，便根據文震孟跋的猜測之語考證子昂行止而斷為偽迹，並對顧麟士定為三十九歲之說也要「存疑俟考」，完全是多餘的。此帖的《蕭子中讀》云：「醒醒

蕭子，乃我世交，有以似之，德音孔膠。環堵之宮，嘯歌其中。相彼逸民，可與同風。」可知子中姓蕭，是趙孟頫的老朋友。還應該指出，蕭子中的名字，事實上已在《繫年》書中出現過。該書至元二十四年條言及「十二月，友人吳澄赴江南，孟頫作文贈別，且為之介紹江南師友敖繼公、錢選、張復亨、姚式、陳康祖、鄧文原、戴表元等。」《繫年》的作者在這裏以「等」字省略了兩人，但却抄錄了《松雪齋全集》卷六《送吳幼卿南還序》的全文，文中稱：「吾鄉有敖君善者，吾師也，曰錢選舜舉，曰蕭和子中，曰張復亨剛父，曰陳懋信仲，曰姚式子敬，曰陳康祖無逸，吾友也。」由此可知這個蕭子中也名和。其人生卒不詳，但排名在錢選之後，姚式、陳康祖等之前，因此可知歲數至少與趙孟頫相仿。陸文圭跋趙書《洛神賦》中，與子中并提的是「通甫」，是錢唐袁易的字。袁易卒於大德十年丙午（一三〇六年）^③，陸跋稱「二子皆早逝」，說明蕭和亦卒於大德年間。而這時，俞和尚未出世。

同樣，由于《繫年》的作者不知俞和生卒，在延祐五年條，又以偽書畫著錄書《寶繪錄》著錄的趙畫《重江疊嶂圖》為據，說俞和「常侍几席學畫」，並引「門人俞和」題語，說此畫「三載始就」。那麼俞和當時應是九歲至十二歲時。而趙孟頫皇慶二年離吳興後，至延祐六年未曾還鄉，因此俞和應是七歲便隨趙孟頫來京師了！《寶繪錄》是明萬曆年間的張泰階為兜售偽書畫而故意編造出來，專門騙那些以耳代目的書畫愛好者的。清吳修《青霞館論書絕句》云：「不為傳名定愛錢，笑他張姓誑連天。」可知泥古成何用，已被人欺二百年。「不幸的是，至今已經是三百多年，却仍有人被欺。」

元代除蕭和、俞和字子中外，字子中而文獻可考者，尚有十餘人。這是題外之言，附此一提。

本輯刊出的俞和行書節錄《蘭亭記》（見圖版），書於至順二年（一三三一年），俞和當時二十五歲，這較迄今所知最早的有年款的《急就章釋文》（至正五年乙酉，一三四五年）尚早十四年。其於俞和書法風格研究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此帖紙本，縱五九·五、橫二五·二厘米。節錄唐何延之《蘭亭記》前段，字句略有脫落。其書結體遒麗緊俏，用筆却顯得老到縱放，頗具起

伏跌宕之勢。這種比較注重筆畫的起伏變化來追求字勢的縱逸灑脫的風格，在俞和以後的行書中是一貫的。一九八四年，我曾得見原跡。當時便感覺，俞和此書的結體用筆風格，竟是完全學趙孟頫延祐六年九月書于綠絹上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圖四）。趙孟頫此帖，與常見其他趙書的雍容清和、姿媚秀逸略有不同，而是頗顯激越迅急，縱放跌宕。這大約是絕交書內容本身的憤激不平、尖銳深刻感染了書者的情緒所致。此帖之作，正值趙孟頫南歸不久，俞和得以初見之時。今再細細玩味俞和《蘭亭記》的筆法特點，忽又悟出《三希堂法帖》第十九冊的趙孟頫《絕交書》（圖五），也是俞和的手筆。拙作《談三希堂法帖所刻趙書》文中，曾根據該帖與綠絹本的缺字、衍文、漏書的相同，判定它是綠絹本的臨本。並指出該帖「雖然寫得流利圓熟，但失之於過分流走而乏遲澀沉着。磔筆（捺）多迴鋒收筆，橫畫未點住即運筆下行繞成大彎頭……」。這些特徵，不但在《蘭亭記》中可以看出，就是以後的俞和書如《自書詩》等帖中，也可以看到。俞和書法前後雖有精熟程度、水平高下的區別，但其風格特點在《蘭亭記》中已基本定型。

俞和草書，縱逸飛動，徐一夔稱之為「波戈趯磔，轉換神速，真有驚蛇入草，飛鳥出林之態」。所臨王羲之《往在都帖》、《講堂帖》軸，雖稱之為臨，實是自由揮灑，不僅字較原帖大數倍，且毫無摹擬的痕迹。其書出筆圓勁，朗健多姿，轉折隨度處，直逼化境。而且由于俞和諸體兼善，於章草用力尤深，所以有時信筆寫來，便數體兼呈，姿態橫生。《七詩帖》前三首行草相間，雖欹側縱逸，但呼應顧盼，疾徐合度。至四、五首，忽又變作章草，發揚蹈厲，變幻錯綜，更加起伏跌宕，迅急飛翥。較之他的章草臨古帖，毫無拘謹之態而顯得韻律協調。

俞和傳世章草書，除《臨張芝八月帖》（圖六）（時年已七十歲）、《七詩帖》中的四、五兩首、《臨定武蘭亭》後題識外，長篇的便是被人誤定為趙孟頫書，後刻入《三希堂法帖》的《急就章》。此帖俞和臨的是趙孟頫大德癸卯（七年）所書《急就章》，連同趙書款照臨，並又臨了鮮于樞至元辛卯對一本《急就章》的觀款，後題詩言志：「和今學之自有元，要與此書

創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
訖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
亦由今之視昔 悲夫故列
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
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
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于黃岡之康園

其可否若讀書得并公之人
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可性
者心不堪真不可強令空泛同知
有達人無而不堪外不殊俗而內
不失心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
不生乎 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
居賤職極小直東方朔達人也
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
憂愛不著執鞭子父吾知其相而
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
也所謂達人能兼善而不論窮
則自清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
舜之君世許由之嚴樞子房之立

圖四 趙孟頫行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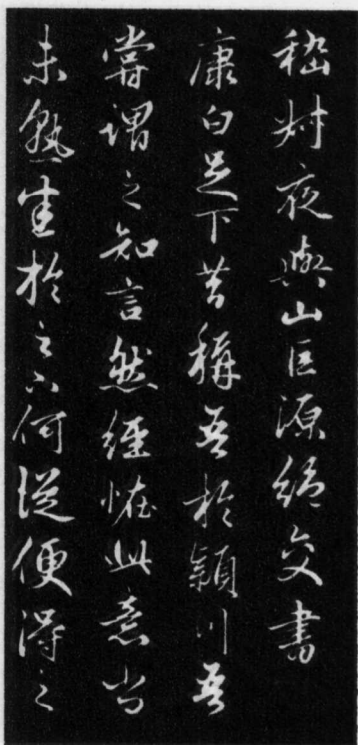
《稽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圖三 俞和臨《蘭亭記》及款題

繼後昆。」並鈐上自己的印記「特健筆」、「俞和私印」。但不知何時，所臨趙書款下，被人加上了趙孟頫印，于是就說傳為趙孟頫書了。另有一至大二年夏五月廿四日趙孟頫款的《急就章》，款題小楷二行與趙孟頫此時書風並不相同，而連同章草本文的筆性特點都像像是俞和所書，或即是俞和自己「戲用文敏公印識之」之物。

章草，是今草產生前的古草書，是「解散隸體而粗書之」的「隸草」，其興衰一同隸書。因為章草是隸書的草寫，所以它的用筆和形體，便保持着很多隸書的筆法和結構特點。由於在實際應用的書寫方面和藝術創作的任意發揮上，章草都遠不如今草，因此，唐代大書法家歐陽詢說：「張芝草勁、皇象八絕，并是章草，西晉悉然。迨乎東晉，王逸少與從弟洽復為今草，韻媚婉轉，大行於世，章草幾將絕矣。」初唐已經如此，何況兩宋？這絕迹於書壇近千年的章草，只有到元代書法藝術的復古思潮出現後，才又出現於書法家們的筆下。但真正能反映元代章草書風貌的，却只有鄧文原和俞和。因為只有他二人各有《急就章》墨蹟存世。俞和章草書，盡量保持着筆畫樸健、波折上挑、體勢方扁、字字自相牽繞而絕不相互連帶等古章草書的特點，但今草以至行楷書的點畫轉折和入筆出筆的筆意形態無法避免，精巧多於古拙，風格面貌與古章草還是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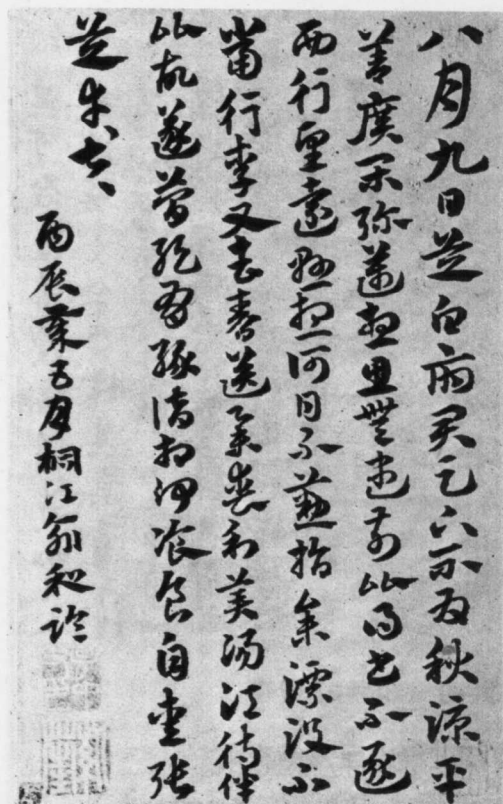
俞和的篆書和隸書的風貌，都體現在他的《篆、隸二體千字文》（圖



圖五 三希堂刻趙孟頫款

行書《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七、八）上。此書作於至正甲午，俞和四十八歲。其篆書結體精整，筆畫細勁，在恪守斯、冰小篆之法的基礎上，或參入了些《詛楚文》之類意味。但硬挺多于婉通，側鋒方折之筆明顯，這又是俞和自己的特徵。俞和的隸書，此《千字文》後清人謝淞洲跋稱之為「入史、蔡之室（篆書「史」指之「意也并不多」），從結構上看，嚴謹精整，體勢近方，或學過《熹平石經》、《受禪表》等。但其平板處，分明是受魏晉之後甚至唐人隸書的影響。元人書的兩大特點是復古和守法，表現在篆書上，復古占的比重更大些，表現在隸書上，則守法的成分多些。但隸書是篆書演變來的，漢代隸書是通行體，人們寫得自然，所以比較多姿多態，漢隸雖已不像篆書那樣圓轉，但筆意依然是「以峭激蘊紆餘，以嘯強寓款婉」。它的蠶頭燕尾、左波右折，是篆書「委備」的隱蔽和含蓄，所以筆畫是渾厚的，體勢是自然的。但楷書形成並作為通用書體後，再寫隸書，其波磔則要用意摹仿了。這樣，楷書結體用筆的平直舒展，就往往不自覺地流露出來。這樣的隸書，



圖六 俞和章草書臨《八月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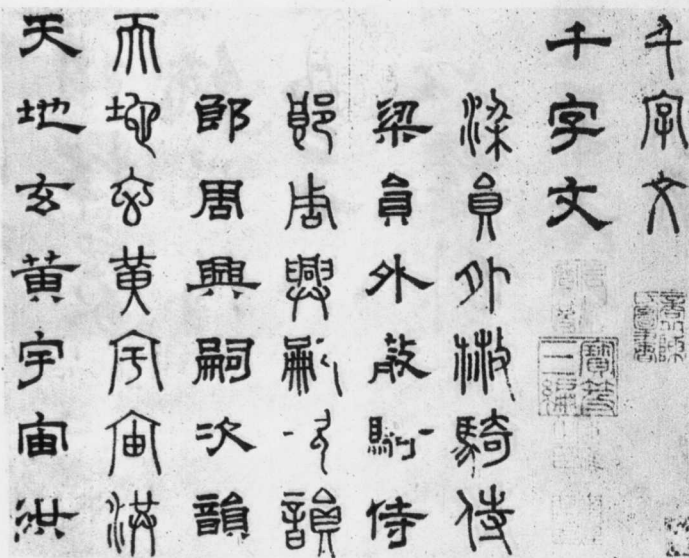
就容易顯出平板方整來。隸書成熟即是楷書產生之時，因此，魏晉人隸書已露平正的端倪。元人隸書也以之為師，就有些顯得「取法乎中」了。所以俞和隸書顯得平直而有楷意，是不可避免的。今傳世趙孟頫款《六體千字文》的篆隸書，徐邦達先生認為即是俞和所書，筆意結構與此二體確有相同特徵，或也是「戲用文敏印識之」之物。

俞和真、草、篆、隸、章草皆能，絕不是書法史上的偶然現象，而是在元代書法藝術復古思潮影響下產生的。這個「復古」，是元人對宋人書法反思和總結的結果。宋人書「尚意」，其結果是大家如蘇、黃，也只擅長寫行草而不能書工楷，更何況篆隸。宋人書另一弊端是「趨時貴書」，師法不古，這又造成了後來的學書者取資不高和筆法大壞。南宋末很多人的書作已形同惡札，虞集斥之為「惡謬之甚」。有感此，趙孟頫等人纔以「復古」為號召，師法魏晉，扭轉一時偏頗。趙孟頫本身身體力行，不但正、行、草學二王的姿媚蘊藉，一洗宋人的刻露之習，而且兼工篆隸，並復活了章草。由于趙孟頫書法藝術的全面和水平地位的崇高，以及其主張符合書法藝術發展的方向，並能體現當時人的審美理想，所以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號召力。因此，元代不少書法家都能兼工數體，但是衆體皆能並留有書跡的却只有俞和。這又說明，他的天份、勤奮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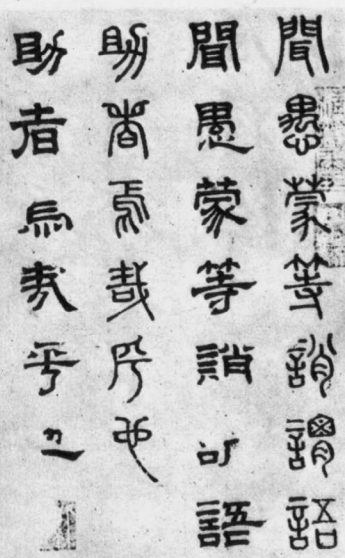
元人「復古」的結果，並不是如一些人認為的那樣一如古人。不要說書寫工具、書寫的方式已與古人大不相同，就是書寫者的審美情趣、對書法藝術發展的認識的自覺程度，以及書寫本身的技藝成熟水平，與古人也有極大的區別。所以，這個所謂的復古，實際上是在吸取前人成就的基礎上對書法藝術的再創造。俞和各體書的風格特點，便是明證。

注釋：

- ①見明徐一夔《始豐稿》卷五《俞子中墓碣》。
- ②見明豐坊《書訣》。
- ③見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十三《袁通甫墓志銘》。



圖七 俞和篆、隸二體書《千字文》



圖八 俞和篆、隸二體書《千字文》

天爵以良嗜年篆隸同書以為
贈時至正甲午歲冬十一月三日
也清隱叟人俞和識

元人皆知篆隸難書迄不工
忘狀况藝芝生殊有能名者
斯初成就深至者也其題八分焉
何耶唐中書省中書省中書省中書省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琅邪

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

諱徽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

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

三月三日嘗遊山陰與太原孫綽

興公廣漢王彬之并逸少晚徵綽之

等四十有一人脩祿禊之禮揮豪

製序興樂而書用蠶室紙鼠須

筆道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

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量者以稱別

體就中之字不一而足有二十許个

變轉生異以遂異同者其時乃

變轉生異，遂無同者。其時乃
有神興及醒後，此日更書數
百字，本終無如祓禊所書之妙
者。右軍二自稱，在實重此書。
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時家。
乃第五子徽之，後掌其書，為
蘭亭。紹興而取之，出何延之蘭亭
序。

至明二年六月廿日，桐江俞和
子中為。

明清時期南京書壇概觀

胡舜慶

南京歷來是書法家雲集的地方。書法傳統源遠流長，在歷代書壇中占有重要地位。遠在東晉，傑出的書家王羲之就曾在此活動，他對後世書藝有不可磨滅的影響。其後歷代皆有名手。特別是明清兩代五百餘年中，南京書家迭出，風格流派層出不窮，在書法史上留下了多彩的一頁。

明清之際南京地區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經濟、文化很發達的地區。明初曾為首都，永樂十九年遷都北京後，南京改為留都。政治中心雖北移，但南京仍是文化中心。清代南京為兩江總督府所在地，在政治、經濟、文化上仍具重要地位，藝壇也呈現出繁盛景象。

明代南京籍或流寓南京的書法家史有記載者一百餘人，以徐霖、蔡羽、顧璘、陳芹、朱之蕃、焦竑等人聲名尤著。

徐霖（一四七三——一五四九年），字子仁，號九峯道人，金陵人，明代書畫家。九歲能寫大字，操筆成體。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因性放任，不隨俗流，遭忌被黜。乃退居家中，博覽群書，致力書畫。他的正楷出入歐陽詢、顏真卿之間，真、行書皆入妙。篆書可登神品，李西涯、喬白巖推為當代一人。日本使臣得其法書，多珍藏之。武宗南巡，近侍上其詞翰，召見于行宮，獎賜有加。又善畫，山水、花卉皆奕奕有致。著有《續書史會要》等。

蔡羽（？——一五四一年），字九達，號林屋，明吳縣（今蘇州）人。官南京翰林院孔目。工正、行書，宗法晉、唐，不以形似為歸，閑雅蘊藉。作書多用禿筆，姿骨清勁。

陳芹，字子野，號橫崖，上元（今南京）人。

少年時舉于鄉，後任奉新知縣，調寧鄉，稱病告歸。能書善畫，為金陵名家。書學鍾王，俊逸可喜，草書亦足觀。又工寫竹，文徵明頗推重，曾告誡門下弟子，到南京後，「慎勿寫竹，彼中有人也。」吳門畫派主將沈石田對其畫也極推崇。

顧璘（一四七六——一五四五年），字華玉，號東橋，上元人。弘治丙辰（一四九六年）舉進士。嘉靖中為南京刑部尚書。《書史會要》稱其「善行草，筆力高古，翩翩有晉人意。」《金陵瑣事》稱其「真草書皆清微可愛」。又善詩文，詩篇清麗，文辭雅質。著有《息園存稿》、《浮湘集》等。

焦竑（一五四一——一六二〇年），字弱侯，號澹園，人稱澹園先生，金陵人。萬曆十年（一五八九年）狀元，後官修撰，贈官諭。《客座贅語》稱：「弱侯真行，結法眉山（蘇軾），散朗多姿，而古貌古骨，有長劍倚天、孤峰刺日之象。」焦竑學識淵博，著作宏富，是蜚聲海內的學者。生平推崇墨子，反對孟子，具反封建思想。在經學、史學、小學、諸子各方面均有著述。清乾隆時修《四庫全書》，遭禁，焦竑著作，就有《澹園集》、《明人物志》等多種。

朱之蕃，字元介，或作元價，號芝偶。萬曆己未（一五九五年）狀元。官至禮部右侍郎。書畫俱工。真、行書師法趙松雪，間出入顏真卿與文徵仲。日可萬字，腕際有神，運筆若飛，小若蠅頭，大則徑尺，頃刻可辦。曾出使朝鮮，其國人乞書，以貂參為贄，厚獲以歸。

明代南京女子善書者甚多，以楊宛、薛素素、朱無瑕、楊妍、卞賽等最著名。明代南京書

家還有杜環、馬琬、金潤、金琮、何雲、王逢元、朱貞、黃謙等人。

清代前期的書風處於「專仿香光（董其昌）、競講子昂（趙孟頫）的帖學籠罩下。清中期後乾嘉學派崛起，碑版出土益多，金石學盛行，書壇興起碑學熱潮。此期南京書壇仍是書家輩出，師承有自，創作繁榮，流派紛呈。史載知名書家即有二百餘人，以顧夢游、鄭簠、程京蓴、秦大士、何紹基等人聲譽卓著。

顧夢游（一五九九——一六六〇年），字與治，江寧（今南京）人。明季諸生。為南京著名詩人、書法家，善行草書。他還是當時文人集社的熱衷支持者，在政治立場上與復社一致，與龔賢、范鳳翼等復社及同情復社的人士相交游。他還常與當時抗清志士名流陳子龍、楊文驄、萬壽祺等人唱酬砥礪，志在恢復明朝。著有《茂綠軒集》、《顧與治詩集》等。

鄭簠（一六二二——一六九四年），字汝器，號谷口，上元（今南京）人。初向流寓南京的宋珏（比玉）學習隸書，後上邇漢隸，並盡力收羅天下漢碑，于《史晨》、《曹全》用力頗深。既學漢人，又間參草法，所以他的隸書波磔飛舞，獨樹一幟，被朱彝尊譽為「隸書古今第一」，為一時名手王澐所不及。孔尚任有詩贊之曰：「漢後隸書誰登峰？學問無如谷口筆。」

程京蓴（一六四五——一七一五年），字韋華，上元人。《藝舟雙楫》列其行書于逸品下。梁獻《評書帖》云：「韋華得執筆法，學山谷空靈瘦硬，然結體傾斜，亦未成家。」據程正揆《青溪文集》記載：「曹寅司江寧織造，求見

程京蓴，京蓴以寅疏于禮貌，不往。」可見程當時聲名之盛。著有《野處堂文鈔》。

秦大士（一七一五——一七七七年），字魯一，又字鑒泉，晚號秋田老人，江寧（今南京）人。乾隆進士，官至侍講學士，是望重一時的名儒，詩畫時稱三絕。《藝舟雙楫》列其行書于佳品下。《墨香居畫識》稱其書法直逼歐柳。善寫蘭竹，間作寫意花卉。

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七年），字子才，號簡齋，晚號隨園老人。清代著名詩人。出宰江寧，在南京生活五十餘年。雖不以書名，但書品甚高。

鄧石如（一七四三——一八〇五年），名琬，號完白山人，安徽懷寧人。客居金陵梅鐸處十年。書印兼擅，敢于創新，是開宗立派聲勢煥赫的清代碑學巨擘。書法四體皆工，篆隸尤負盛譽，對清代書法發展作出卓越貢獻。

包世臣（一七七五——一八五五年），字慎伯，號倦翁，安徽涇縣人。官江西新喻知縣，宦游不得志，遂棄官寓金陵。工詩文書畫。他是鄧石如的弟子，能篆刻。學書三十年，廣交天下能書之士。兼秦漢篆隸以及六朝正草，為一時書家大宗。著《藝舟雙楫》等，見解被推為獨步。

鄧廷楨（一七七五——一八四六年），字解筠，江寧人。嘉慶進士，道光間官兩廣總督。少時入鍾山書院師從姚鼐。工詩及古音韻學。善書法，尤精小楷。鴉片戰爭中主戰派代表之一。

何紹基（一七九九——一八七三年）字子貞，晚號蝨叟，道州（今湖南道縣）人。道光年

間進士，官編修。書初學顏真卿及李北海，中年極意北碑，尤得力於《張黑女志》，遂臻沉着之境。晚喜分篆，周金漢石無不臨摹，融入行楷，乃自成家。他是晚清書壇中堅人物，在道咸間僑居南京時對南京書壇影響甚大。南京同光間書家首推端木埙（字子瞻），他的書法深受何紹基的影響。同光間「石城七子」之一的詩人蔣師轍善行草書，也是當時南京著名書家。

清末民初南京名書家李瑞清（一八六七——一九二〇年），字梅庵，晚號清道人，江西臨川人。光緒進士，官翰林編修。後為南京兩江優級師範監督。死後葬南京牛首山。提倡藝術教育，對南京近代書壇影響甚巨。胡小石即出其門下。《畫嶽樓筆談》云：「清道人自負在大篆，而得名則在北碑，余獨愛其仿宋四家，雖不形似，而神與之合。其行書尤得力於山谷，晚歲參以西陲木簡，益臻古茂。」著《清道人集》等。

清代南京書家還有：紀映鍾、杜浚、楊法、陳聖葉、胡鍾、顧惺、饒恕、戴瀚、田林、施葆生等人。

明清兩代南京書法家中既有文人士大夫，也有布衣平民，以至僧尼娼優。有的以行草見長，有的以篆隸取勝。既有書畫兼擅的文人書畫家，也有博通經史的學者型書家。南京書家除創作實踐外，還注意理論著述。他們恣情翰墨，撰著書論，對書壇貢獻和影響都很大。

明 文徵明行書《西苑十首》冊

紙本，二十開，四十頁，每頁縱二四、橫一四厘米。

文徵明（一四七〇——一五五九年），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號衡山居士，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明代著名書畫家。

